

【有所思】

□耿艳菊

寒风入衣的时节，一场场风浩浩荡荡吹过大地，银杏的叶子落了，梧桐的叶子落了，杨树的叶子落了，柿子树上却重新绽放着一场美丽。

那是一个叫郑庄的小村子，被一片田野包围着。那里最不缺的就是树木，而最多的树是柿子树，田间地头，家家院里，到处都长着柿子树。到了秋天，万木在风中萧瑟颤抖，柿子树上挂满红红的柿子，像一个个火红的小灯笼，把温温吞吞的小村子照得活泼明丽。

姥姥的家在郑庄的东南角上，一个温馨朴素的小小四合院。一进大门口，往左，迎面就是一棵柿子树，蓬勃葳蕤，占了大半个院子。正房是红砖青瓦的三间堂屋，东边是两间厢房，西边是一间茅草搭的灶屋。砖和瓦都是姥爷自己烧制的，房子是姥爷自己一点点垒起来、搭起来的。

这是我小时候见到的场景，院子里红砖青瓦的房屋已经是翻盖过的，但柿子树从一开始就在。一开始指的是院子刚建成的时候，它是姥爷送给姥姥的新婚礼物。

那时候，郑庄很荒凉偏僻，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，不过十来户人家。姥爷是孤儿，跟着他的大伯长大。姥爷瘦小，但很聪明灵巧，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，他学着打土坯，一个人建起两间房子，还围起了一个院子。像姥爷这样的境况，一般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，姥姥却看上了姥爷。

我们家的镜框里有姥姥年轻时的照片，她不但白净、苗条，还有一双湖泊一样清澈幽深的大眼睛。姥姥是怎么看得上瘦小的姥爷的？这似乎是一个谜，却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，那就是姥爷的善良、聪明、勤劳。姥姥觉得一个人能吃苦、能靠自己的一双手建一个家，将来的日子不会过得差。

姥爷不但聪明、勤劳，骨子里还饱含着一些生活的浪漫。平常不善言辞的他在新婚第二天就带姥姥去了县城，想送姥姥一件礼物。他们在县城转悠到天黑，也没选到合意的，主要是姥姥知道姥爷的家底，办喜宴的钱还是向亲戚借的。回来的时候，路过一个卖树苗的园子，两个人一下子心有灵犀，不约而同地说，院子空落落的，买一棵树苗栽在院子里吧。

卖树苗的是一位能说会道的大娘，见他们是新婚的小夫妻，就建议他们买一棵柿子树，柿柿如意，事事如意嘛。

这正合了姥爷姥姥的心意，两个人兴高采烈地带着棵柿子树苗回到家，一起把它种在了院子里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。

柿子树在姥姥姥爷的精心照顾下，长得很快、很茂盛，转年就长到了碗口粗。深秋的时候，结出红红的柿子明亮如灯，红彤彤的，让人看了特别温暖，让院子里的土房子土墙都映上了一层温柔的光辉。

村里的人都过来看，那是村里的第一棵柿子树。

姥爷姥姥的日子并没有像当初村里人预料那样过不好。当初很多人曾预言过，姥姥那么漂亮，在那样一个穷家怎么会待得住呢？

姥姥不但待住了，而且像柿子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在了郑庄的泥土里。柿子树一年比一年繁茂，姥爷姥姥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。

村里的人也开始喜气洋洋地在自家院落里种上柿子树，在田间地头种上柿子树，春夏一片青翠，秋冬一树喜庆，寄予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。

姥姥22岁那年嫁给姥爷，她和姥爷一路携手走过了58年的岁月，他们从来没有向对方说过一个爱字，但见过他们的人都能看出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他们的眼神、话语、一举一动，能让人感受到什么是爱，就像站在那棵58岁的柿子树下，仰望一树红彤彤的柿子，心里会涌上一股喜悦和温暖。

五十八岁的柿子树

人不禁想到汪曾祺晚年说过的，“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，我想念家乡的雪。”咸菜汤与雪，就是化不开的乡愁，就是生与死的船票。

要知道，一家人围坐吃咸菜、转着碗沿喝粥的日子是最值得珍视的。或许，曹雪芹最是深谙这个道理，《红楼梦》里写尽珍馐美味，比如被刘姥姥说成十只鸡搭配一只茄子的“茄鲞”，年少时看热闹，忍不住垂涎欲滴；中年时再品味，顿悟这是曹公借刘姥姥之眼看破人间富贵的真谛，至于具体怎么烹饪已不再重要。小说第67回，林黛玉吃饭时想念故乡，雪雁问黛玉道：“还有咱们南来的五香大头菜，拌些麻油醋可好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也使得，只不必累赘了。”五香大头菜是苏州人家常见的咸菜。吃的哪里是大头菜？分明是想家了。无独有偶，第75回，贾母吃饭时，王夫人端上一碟椒油腌齏酱，贾母见后笑道：“这样正好，正想吃这个。”而贾赦孝敬了两样菜均被退了回去，“将那两样着人送回去，就说我吃了。以后不必天天送，我想吃自然来要。”寥寥几句，颇有深意，贾母的吃与不吃、留与不留，都蕴藉着“物极必反”的生命哲学，她参透人世间的因果规律，甚至把吃饭也视作修行，她的取舍，哪怕是一碟辣酱，也关联着大观园的命运。就像苏东坡当年遭遇“黄州惠州儋州”，天寒地冻之时，在菜地里发现一寸冒出来的嫩绿芹菜，于是，他忆起在老家眉山母亲和妻子做过的“春鸠烩芹菜”，最朴素的食材往往最能慰藉灵魂。有过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经历的曹雪芹，自然感同身受。最艰难的时候，他糊过风筝，给人代笔写过信，所以落笔的时候处处体现平等、体恤众生——那些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饱尝过的不为人知的血和泪，都灌注成了命运的盐，成为贵族文化的精神底色。

喜欢挪威诗人奥拉夫·H·豪格的诗行：“当我在这个早晨醒来，窗玻璃已经结霜/而我发热于一场美梦/火炉从它欣赏过的一块木材中/彻夜倾倒入温暖。”这个冬天，比往年冷得似乎晚一些。母亲去菜市场没有买到雪里蕻，四处打听也没问到，就像少了点什么，反而是那些隐藏在岁月褶皱里的记忆猛烈翻腾：父亲骑三轮车带着我去赶大集，一路的吆喝声、刺耳的喇叭声不绝于耳，我身着碎花棉袄，系着大红围巾，头戴“兔子”耳朵的帽子，车厢里的两捆雪里蕻就像两团火焰，把贫寒的日子点燃，那么耀眼，那么温暖……

父亲在的日子，雪里蕻是家的味道；父亲离开后的过活，他就成了我的盐。有了盐，日子才有了奔头。



【在人间】

雪菜的冬天

当数雪菜蛋花汤。认识一位住在干休所里的老人，他去世后，老伴独居，保姆换了好几家，但都学会了做这道菜肴。后院的坛子里取出腌好的雪里蕻，清水洗去盐粒，切成小段，磕个鸡蛋打汤。很多时候，老太太不舍得放鸡蛋，只放雪里蕻和干辣椒，做好后端上桌，先吃米饭，再吃菜，最后喝汤，那慢条斯理的样子颇有大户人家的优雅，叫人看得眼底温热。偶尔，子女过来，留下吃饭，磕上两个鸡蛋，老太太就会满脸不悦，操着一口长沙方言碎碎念，隔着厨房的玻璃，两人打嘴仗，那场景也是冬日里独一份的风景，让

陌生人

边一直静默无声的老太太指着安全带，犹豫着问我：这个……怎么系？我微笑着帮她扣好，她只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并没有回复“谢谢”。

同行的两个小时，我们彼此再没有说话。但我用余光注意到，她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窥视着我。她眼睛里流露出的卑微与胆怯，让我想起第一次乘坐飞机千里迢迢奔我而来的母亲。那一年，母亲跟父亲吵架，想要离婚，却又没有勇气，在家里待不下去，便孩子一样任性地说要来投奔我。我找了县城的熟人，送她到济南的机场。两个小时的飞行中，她也是这样的吧，什么都不懂，又不好意思问人。她有有关节炎，怕凉，我却忘了，只一心想着让她看看天上的云朵，便买了靠窗的位置。她一路双腿冰凉，却不懂向乘务员索要毛毯，只怯生生地打量着身边的每一个人……

飞机落地，很快，大家兵荒马乱般逃离座椅，嘈杂中，老太太再次犹豫地问我：这个……怎么解开？我很快帮她打开安全带。这次，她还是没向我道谢。

出了机舱门，我们就消散在人群之中。再一次相遇，是从洗手间出来，她站在水龙头前，伸着双手，水却始终没有流出，我没有出声，只是将自己的手靠近感应器，帮她引水出来。她羞怯地看我一眼，依然没有说谢谢。我想，我的母亲大抵也会如此吧，怀着对外面世界的陌生与畏惧，怀着面对陌生人的羞怯，心里即使充满感激也羞于出口，只是怯生生地沉默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。

那天去打印社，见老板家10岁的大女儿正耐心哄劝着哭闹不停且咳嗽不止的小妹妹。记得上次来的时候，小女儿还是一个躺在宝宝车里、在印刷机的轰鸣中安静睡觉的婴儿。老板是江西人，多年前跟着老乡来到我们这个北方城市，渐渐就在这里落地生根。大女儿、大儿子都已在附近读书，他们的普通话里，也带了鲜明的本地口音。小女儿在成年后大约会把这个北方城市当做自己的故乡了。

小女儿哭着喊爸爸，大女儿没有办法，便抱着她站在一直忙碌不休的爸爸身后，小女儿一把抓住爸爸的衣服，好像寻到了安全的港湾，马上停止了哭泣。做爸爸的却心烦，在嘈杂中用我听不懂的江西话大声训斥着大女儿。大女儿并不恼，慢腾腾地跟吹胡子瞪眼的爸爸讲着道理，完全不像她神情冷淡的妈妈。

打印完出门的时候，见老板正蹲在门口，闷头用力地抽着烟，暂时将孩子们的哭闹声和喧哗声忘在身后。一只宠物狗抬头好奇地看他一眼，后欢快地从他身边骄傲地跑过。前边不远处，便是从未停止过喧嚣的十字路口。

想起一年前，打印店的老板娘挺着大肚子，在声音刺耳的装订机前忙碌，那时，他们的小女儿还在母亲的肚子里。如今，她已蹒跚学步，却还是逃不掉这刺耳的噪音。我忽然有些心疼，为抓住爸爸后背的衣服便立刻绽开笑颜的她。她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尚不知辛苦是什么，而人生的诗意又是什么。

□雪樱

我喜欢雪里蕻的名字，就像喜欢第一场雪的调皮与任性。入冬，总是脾胃、味觉、记忆抢先开启冬天模式，最后才是身体。舌尖对雪菜的贪恋，似乎成为我每年一次心灵迁徙的精神标记。雪里蕻，又名雪里红、雪菜、春不老、霜不老，像极了它的笔名，随手署在北风里、雪地里、餐桌上、菜谱中，既风雅又俏皮，给人以美的洗礼。
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供暖的前一天，城市迎来寒潮天气，清晨窗户上起了一层白霜，鼻翼上顶着一团凉意，下单叫了个早餐，看到小店新上架了雪菜肉盒，心头狂喜，遂果断点单。然而，肉少菜咸，败了兴致，绿汪汪的雪菜被整成了暗绿色的腌渍品，又老又咸，难以下咽。吃完一整天嗓子都是辣的，好像扎了根刺般不适。母亲说，估计是陈年腌制的，用的粗盐。那暗绿色的雪菜怎么能和出自母亲之手的雪菜相提并论呢？过去，每年腌制雪里蕻是我们家必做的功课。母亲去集市上买回一捆新鲜的雪里蕻，叶子支棱，绿得晃眼，先择后晾，用塑料绳分别绑成小把，在楼前晾衣绳上依次铺开。几天工夫，绿叶耷拉了脑袋，一股清冽的味道扑面而来，裹挟着自然的精华与大地的秘密。晒好了兴冲冲抱回家，仿佛抱着一群绿孩子，母亲搬出发面蒸馒头用的大瓷盆，在面板上用细盐一遍遍揉搓雪里蕻，压得面板吱呀呀作响，揉出了满头大汗，揉出了过冬的氛围。最后，把雪里蕻一层一层码进盆里，一个星期后，就能洗净食用了。

雪菜的吃法有多种，剁碎蒸蛋羹，切丁炒肉末，还有雪菜海鲜汤、雪菜蒸大包子等。我最喜欢两种吃法，凉拌雪菜和雪菜炒肉。刚腌好的雪里蕻，带有一丁点儿呛辣味，切成小丁，剁点姜末，滴几滴香油，轻轻拌匀，就馒头吃，爽口又下饭。特别是以前大雪封门的日子，市面上很少见到青菜，或是青菜贵得离谱，百姓人家吃不起，便煮一锅地瓜粥，切盘雪里蕻，眼看雪菜在热粥里缓缓舒展，那绿意直接氤氲到心底，叫人心情明媚起来。喝粥，配好咸菜，绝对是一件美事，比吃什么大鱼大肉还要过瘾。想想室外大雪纷飞，室内暖气充足，一边吸溜吸溜端碗喝粥，一边咬着透明的茎嘎吱嘎吱响，“人间送小温”的美好不过如此。

最能令人大快朵颐的是雪菜肉丁拌面。提前一天买来精肉馅，干煸辣椒，炒出一大锅雪菜肉丁。晨起，下一锅白面条，浇上卤子，拌匀入口，越嚼越香，连吃两碗都不嫌多。我吃过最有故事的菜肴

【浮世绘】

□安宁

从邮局出来，沿着店铺门口的青砖路面，走到一棵槐树下的时候，一个跨在共享单车上的中年男人忽然笑嘻嘻地冲我说：姑娘好！我确定他是在跟我打招呼，但我完全想不起这个人是谁，而且看他跨在单车上一脸悠闲，不像是马上要出行，倒有点街边无聊闲晃的痞样。

他又向我喊：姑娘你好！我一阵紧张，怀疑碰到了地痞，没有理他，一脸冷漠地快步走了几步，将这个男人丢在后面。但我很快反应过来，立刻抬头看旁边店铺的招牌，这个男人前面的店铺，竟然是我买过牛肉干的图雅奶食品店！我这个糟糕的脸盲症患者，在来过店铺三四次之后，还没有记住老板的样子。我立刻停住脚步，转身一脸歉意地对他说：实在对不起，刚刚你叫我，脑子一时有蒙。他大笑起来：没事没事，你快去忙吧！

我转身离去，在太阳下走着，想了想，这竟然是我搬到附近三年来第一次遇到店铺老板跟我在路上打招呼。几乎是出了店铺门，大家就会相互忘记，好像我们所有的关系仅限于10平方米的店铺之内，一旦交易结束，出门融入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我们便重新成为陌生人。只有这个活得不错不慢的男人，像老朋友一样记住了我，并站在路边向我热情地打招呼：姑娘你好……

前段时间去外地，飞机起飞前，左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